

簡約

程志森

日光竄進商廈間的縫隙，照在洛杉磯一個報紙攤上的鐵架，點綴一張明信片內灰調子的海灘。

挽着母親的三歲女孩，在旅遊車站望向身後的報攤，呆看正打瞌睡的報販，然後一位灰色毛衣樽領露出大衣外的女人，走進了小女孩的視線，拿起了報紙，驚醒了報販。放下報紙，告別頭版的約翰，注視鐵架上的一張明信片，戴着墨鏡與貝雷帽的芭莉娜，緊閉她紅紅的雙唇，直至旅遊車聲響起。從大襖抽出右手，她轉身引領行李箱登上往聖地聖哥的旅遊車，棕色的曲髮跟隨步伐搖晃。

托腮的報販，看着芭莉娜的背影，想像大襖內的修長身軀，然後目睹她坐到窗口的位置，二十多歲的臉孔朝自己的方向凝視。旅遊車顫動，明信片漸漸退出了芭莉娜的視線，海邊的光景卻停留在她的意識裡。靠岸的浪濤，和應了海邊別墅裡的鋼琴聲；日光灑在地板上，照暗了室內的物件；褐色地板倒映了日光，畫出了墨綠簾子與床單；修長的白色花瓶，安頓在窗前的小圓桌上；小百合的生命，悄悄的蔓延到花瓶外；母親的容顏，沒在框裡變改；一雙小舞鞋，仍躲在助養者的包裹裡。

指尖輕點了光線裡的塵埃，快離開小學的女孩，紮了鬆散的髻子，穿着緊身的黑色舞衣，跟隨唱片放出的琴聲，把趾尖點到地板上，時而躍動，時而旋轉，在階上舞出了音符，想像跟母親在海灘中起舞。

引擎的低鳴在車廂裡回盪，旅遊車上的人不多，只有芭莉娜、一對母女，以及一名女生。坐在芭莉娜右手邊的女生，十來歲的臉蛋，被紅格子頸巾掩住了一半，只露出紅腫的雙眼，一副哭過的樣子。正遠行的女生，身上沒多餘行李，只穿著縫上釘子的紅色短外套，跟頸巾一樣的格子百折裙，以及黑色的靴子。這些年輕卻無深度的衣飾，芭莉娜想，都掩飾不了她成為舞者的身形。

留意到芭莉娜正打量自己，女生別過臉，往車外看。芭莉娜的視線，停留在女生身上一陣子，然後回首左邊，無意識地望向窗外流逝的景物。

「媽媽，你別哭了。」

芭莉娜往前看，看着小女孩把頭靠到母親的右臂上，然後那位母親，別過臉往左邊的窗外看。芭莉娜不知道這對母女經歷了甚麼事情，她只想起母親尚在的時候，二人總在海灘渡過閒暇，日子洋溢海浪拍岸的回聲。

踏在海水的氣息裡，提腿旋轉，捲出泥沙的花朵，展開雙臂，散出灘上的涼風。毛毯裡的媽媽，展現了笑容，彷彿在說，因你的紅暈，世界變得美麗。

駛經市政府大樓，旅遊車走進了高速公路。芭莉娜想起初次走進洛杉磯的街道，不習慣林立的商廈，以及川流不息的馬路。她只喜歡在校園裡踱步，讓藍色牛仔褲畫出了下身的曲線，長髮在背項上搖晃，以影子為伴。那段日子，她總掛上純潔的笑臉，在人群、課堂與書本間穿梭。她的視線在字裡行間交錯，身子在意識裡挪動，扭動線條，想像漆黑的一角，傳來動人的琴聲。

在洛杉磯夜裡，寄身公寓的她總讓簾子敞開，待月光鋪在冷冷的木板上，聆聽爸爸按下琴鍵，欣賞媽媽的姿態，靜靜地享受捏造的記憶。

想起媽媽的舞，也就想起爸爸的琴聲，芭莉娜沒看過爸爸的樣子，卻知道他愛彈奏拉威爾的《波麗露》。她沒聽過爸爸的琴聲，卻知道爸爸如何為母親伴奏。母親憶述父親的情境，經常在芭莉娜腦海重現。

芭莉娜喜歡到公寓附近的一所咖啡店，輕輕地推開那裡的一扇玻璃門，找個能看到琴者彈奏樂章的位置，跟老闆要一杯香濃的莫卡。喜歡讓音樂點綴咖啡，芭莉娜期盼二十來歲的琴者，每天也能彈奏一次《波麗露》。從行李取出卡式機，然後把耳機戴上，聽着Philip Glass的音樂，鋼琴聲像流水一般，來回往復。簡約風格的音樂，不大適合作舞蹈用，芭莉娜卻一直希望，在舞蹈學院的畢業試中，用一首Philip Glass的音樂，編一組屬於自己的舞蹈。

顫動的心，引領芭莉娜進入舞蹈學院，然後跟其他少女一起，展現身體的熱情。喜歡在唱片間徘徊，芭莉娜在課後總到唱片店裡，聆聽擴音器裡的拍子，讓意識在音樂裡奔馳。不會彈奏樂器，芭莉娜只冀盼生命裡的另一半，為她彈奏樂曲，讓她的舞步變得完整。

還沒畢業，就離開了，她心裡跟公路路牌上「聖地牙哥」的字樣說。一個晴朗的黃昏，蔚藍摻了橘黃，芭莉娜沒打算離開課室，只想透過窗口，在天空尋找移動的美麗。悄悄地，琴聲從走廊，在女孩的耳道迴盪。

十七歲的步幅，輕盈的，在一間幽暗房間門前停止，駐足，注視，一雙輕柔靈巧的手，在黑白琴鍵之間遊走。罕有的忘記了音符與步式，女孩的生命在視覺裡凝結。

煙霧在琴上裊繞。琴者把燒掉半支的香菸，橫放在菸灰缸上，然後指腹一下一下的把琴鍵吻下去。察見芭麗娜伴隨節奏起舞，琴者仍舊專注在琴鍵與旋律之間，讓芭莉娜一步一步的靠近自己。香菸燒掉了大半支，《波麗露》快要完結，最後芭莉娜以舞者身份，接觸了琴者。

女孩的世界，不再只有自己的影子；女孩的動態，不再由旋律帶動。告別了洛杉磯的月光與舞蹈學院，芭莉娜登上底特律的大廈，走進琴者的世界。漆黑的空間中，霓虹勾劃了舞者動人的輪廓。琴者掃視了舞者的身軀，指尖撥出琴聲釀製了甜蜜，舞姿勾起了浪漫，耳語撥弄了細膩的情感。抱緊我，芭麗娜，聽我的聲音，小舞者，在街燈與霓虹中，靜靜的躺。舞者坐在白色的亞麻被單上，看着兩點搖曳了街燈，哼着與琴者共享的旋律，內心寫起了信件。

母親，我嫁給了一個音樂人。

琴聲與舞姿每晚交織，琴者為舞者編寫一首樂章，細訴交疊的情感；只願為琴者跳舞的舞者，跟琴者立下誓約，約定在紐約演奏後，結成正式的一對。芭莉娜打開旅遊車的窗子，任風觸碰她的臉龐，讓微冷勾起紐約的事情。她打量自己的行李，記起小外套經已不在。

那是個寒夜。

冬夜裡，她打開黃色的計程車門，把腳探出門外，然後站在行人道上，面對音樂廳的大門，想像正忙於準備的他，期待見到自己。

她擺開雙腿，翹起的臀部撥起淺藍長裙的波紋，耳垂上的光芒，在髮鬢間搖晃。芭莉娜邁開輕巧步伐，紅唇緊閉出微笑。

小外套留在衣帽間，芭莉娜走進大堂，在水晶吊燈下尋找宴會廳的大門。她聽到別人的耳語，彷彿在說約翰的妻子來了。

她笑了，並走過宴會廳的大門。

一個穿着深藍晚禮裝的女性背影，手持一個修長的酒杯，挽着約翰的手，跟其他人言笑。回眸，三十來歲的一雙眼瞥見了舞者，燦爛的笑容變了調，添加了深沉。

舞者的雙唇仍舊紅艷，香水的氣息沒有減卻，表情沒有絲毫變化。她接過別人送她的一杯酒，雙腿站在原地，眼睛在搜索甚麼似的，視線卻像

不經意的留意那女人的動態。算不上漂亮，只是氣韻與銳利的目光，讓芭莉娜沒法走近。

女人跟與人交談的約翰耳語，約翰回望，微笑瞬間轉化成錯愕，然後變奏，化出微笑對着女人耳語，牽着她入進人群裡。女人沒入人群前，再度回眸，瞳仁裡是深深的睿智。

更夜，更冷，把小外套留在衣帽間的芭莉娜，在行人道上蹣跚的走。街燈照出她的影子，肢體搖擺卻不成舞蹈，步履沉重如同陷進了泥路。回家，脫去枷鎖，坐在浴缸的熱水中，然後沒法思考，只聽見水聲點滴，發覺這個空間很寧靜。

計程車門上的窗子，倒映出流逝的洛杉磯光景，芭莉娜回到從前住所附近的咖啡店，認識了新的老闆，飲了一杯苦澀的咖啡，然後前往舞蹈學院。辦理入學申請後，走出辦公室，她看着陌生的舞者，穿着黑色舞衣，貼伏的秀髮結成髻子，下身芭蕾舞裙子像她們的青春一樣，綻放熱情。

錄音帶播放完畢，倚在車窗旁的芭莉娜，任風拂動短短的髮絲，試圖在公路旁的樹後，找尋大海的蹤影。飛逝樹幹彷彿打着拍子，敲進女孩的心靈，芭莉娜感覺藍天白雲與青山綠水依舊，但願人的時間也可停留。

遠處的鋼琴聲，撩動冬日海邊的煙霞；幼細的泥沙，記錄了她的舞步。細嫩的皮膚，感受涼風裡的濕度；粉紅裙子，和應了嬰孩的紅暈。母親跟女兒說，世上最漂亮的仙子，天籟將為你永奏，延續今日的舞步。

從旅遊車下來，踏到聖地牙哥的地上，看着拉荷亞海灘。沒有人，芭莉娜想，仍舊一樣。脫掉鞋子，讓沙子磨擦肌膚，讓海風撫摸臉頰，芭莉娜在海灘上尋獲兒時的舞步。她把墨鏡脫下，看着浪濤拍岸，海鷗乘飛在海面上迴轉，憶起了約翰為她編寫的一首樂曲，嚐到旋律裡消磨青春的回甘。

沉默片刻，她望向海邊的一所別墅，凝視一扇窗子背後的簾子。

打開了簾子，光線撥動了塵埃；簾子跟床鋪沒有褪色；母親的容顏，沒在框裡變改；一雙小舞鞋，仍躲在助養者的包裹裡。更換了枯萎的小百合，芭莉娜脫去外衣，讓白色吊帶內衣緊抱自己的身軀；脫去褲子，由內褲引出修長的雙腿。

蓄起小辮，靜候唱片的琴聲奏起第一個音符。